

种在大兴安岭的稠李子树

许谦

前几天吃完午饭后，父亲将一盘圆溜溜、黑乎乎，豆子般大小的果子端上桌，让我尝尝。取果，好奇地送入口中，口感虽微微有些涩，但酸甜可口。

“这是什么果子？头一回吃，不像是咱当地水果。”

“这是稠李子，你陈叔叔（父亲好友）到东北游玩，从大兴安岭带回来的。”

听罢父亲的回答，恍然大悟。

叔叔退休前，是一名铁道兵，曾参与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工作。

接着，父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1964年，八万铁道兵扎根大兴安岭。当时，正是数九寒天，岭上岭下到处飞雪。别说行走，就是想找条路都难。可铁道兵们没有被吓倒，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下，爬冰卧雪，战天斗地，硬是在莽莽群岭中建出一条壮美的铁路。

那时候，铁道兵们生活非常艰苦，稠李子就成了他们打牙祭的主要秋果。正值稠李子熟时，呼玛河两岸结满了又黑又亮的稠李子，可上游却发起大水来。一时间，洪水滔滔而下，将岸边建桥用的木材都卷进了河里。为了挽救国家财产，几名铁道兵乘船打捞木材。行至河中，船不幸被激流打翻。岸上的副班长付铁虎见状，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的呼玛河中，在把一名战友救上岸后，又毅然向河中奋力游去。怎奈水流湍急，一个浪头过后，付铁虎就不见了踪影，最后战友们在下游找到付铁虎的遗体……

付铁虎牺牲后，铁道兵们在营地附近栽了一排稠李子树。第二年春，稠李子树开满了像雪一样白的花，到了秋天，每棵树的枝丫上挂满了又黑又亮的果。大家把果子摘下来，边吃边流眼泪。

故事讲完，父亲的眼睛也湿润了。

“你陈叔叔爱吃稠李子，每次去东北，都要给我们带些回来。这还有一包，你留着以后慢慢吃。还有要好好工作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看着桌子上那盘黑得发亮，且颗颗饱满，吹弹可破的稠李子，瞬间想到我们筑路人……

筑路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像极了生长在大兴安岭，虽忍寒受苦，任风雪肆虐，却依然坚定生长的稠李子树，粗壮的枝干，直冲云天。



《落叶知秋》 陈笑 作

铺架魂

赵元坤

粗糙双手撑起高耸桥梁
汗浸衣袖印出轨道方向
他们奋斗在祖国的地头山间
用长长的铁轨与国之重器

绘制着铺架人的浪漫画卷
列车匆匆、人心切切
铺架先锋们筑就的
是连接梦想的路

筑路人的诗与远方(组诗)

董书明

作家简介：



董书明，笔名左拾遗，中国作协会员，有诗歌、散文、小说散发《中国铁路文艺》《人民铁道》《铁道建设》《诗刊》《星星》《创作评谭》《诗选刊》《长江文艺》《清明》等纸刊。荣获“方苞文学奖”“李煜文学奖”等奖项，以及《诗歌周刊》2021“年度诗人”称号。著有诗集《独爱》等四部。中铁四局五公司员工，中国中铁职工文学会副会长。

娄山关

娄山关前的枪声和土路，像下划线。
在给红军长征
划重点，给遵义会议设防线

——给中国革命史打上破折号
也给毛泽东主席词《忆秦娥》作诗眼

贵州的明月，给脱贫攻坚战
画上完满的句号

“苍山如海”。明前茶开始采摘
采茶女灵巧的双手，在采摘精彩的句子

娄山关的海拔
从1935年开始另起一行纪事。
像茧一样，在中国
人民的掌心

我怀念:头顶长着炊烟的火车

我怀念头顶长着炊烟的绿皮火车
拉响汽笛
一路小跑，行走在北国辽阔的草原上

我不舍丢弃回车键，将青春合并同类项
有了我们，将思念分行
有了日夜的牵挂
将一滴水分行，上一句是黄河
下一句是长江

这么多年，我一直乐于写下分行的文字
将钢轨分行，有了铁路
有了诗和远方

我始终坚持将等待分行
就当今生与你相遇的代价
流水，无怨无悔
一行是前世
一行是来生

方言

录下鸟语，花开，蚂蚁搬家的队伍
录下方言，山寺的晨钟暮鼓
录下俚曲
——故乡的同期声

这些，曾经被我们举报
安宁的暴力
录下流水，背后你的呼唤
一朵花飘零的路径
高于春天的赞美

“你喜欢的民谣。
坐在异乡的秋千上”
录下黄昏的埡口
北风在蝉鸣的
后背，往故乡的方向
轻轻推了一把

棉花情节

贾亦真

儿时的秋天，最喜欢家乡山上的棉花田。

立在田头，目光所及，棉桃分布在错落有致的棉梗枝丫上，这里几朵，那儿一片，犹如白色的花朵热烈绽放，远远望去，蔚成一片雪白。收获时，我则迫不及待地走进茂密的棉田间，将一朵朵绽裂的白色棉花从褐色的棉壳中剥出。

胸前系一个扎成口袋状的包袱，将采摘的棉花，一把一把地塞入其中。不一会儿，胸前就会变得鼓鼓囊囊，仿佛一个即将分娩的孕妇。于是，便将满满当当的包袱解开，将柔软的棉花倒入箩筐、麻袋等更大的容器之中，再次轻装上阵。

刚开始，我采摘棉花的速度非常慢。左手捏住棉桃，右手掰开棉壳，将里面的棉絮拉扯而出。若有残留，还得一点点、一丝丝地掏尽。后来，我学会了母亲那灵巧的技艺：把握好力度，两手左右开弓，将棉壳里的棉花成朵扯出。有时，免不了粘上棉桃的枯叶碎片，或是棉絮扯不干净一部分留在壳中。慢慢地，就变得熟练起来，可以自如地、干净地将一朵朵棉花撮入手中。全神贯注地采集，两手飞快地舞动着，一团团雪白很快就撑鼓了胸前的包袱。

母亲将采摘回家的棉花，一部分卖了补贴家用，一部分用来给孩子们做棉鞋棉衣。深冬腊月，虽寒风刺骨，但穿上母亲用棉花为我们缝制的棉袄、鞋子，全身上下暖洋洋的，一点儿也不冷。

如今，孩子们早已长大，老家生活也日渐殷实，但母亲每年还是要种三亩地的棉花，收成后，做成棉鞋，等着我们春节回家穿，或者寄到项目部来。她总说，土办法做的棉鞋，一针一针紧出来的，穿得久，护脚呢！

的确，母亲的针线功夫了得，家乡方圆几十里的小媳妇们常找到家中来，央求母亲教她们做棉衣棉鞋。

我呢，多年来，亦穿着母亲做的棉鞋，脚步铿锵，跟着筑路大军，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行走四方，或深山密林，或繁华都市，但不论在哪里，都能深深感觉到母亲的爱，还有棉花的暖。

作家园地



短歌

最近，风声不好。村庄早早上床
扯下一片黄叶，蒙头就睡

雪过天晴，阳光忍不住掀开
大地的被角

伸手掀起异乡的耳朵
催它出门乘坐绿皮小火车
赶往云上的春天

牧云涧

等我醒过劲来想到
余生就在牧云涧
做一只白鹏
守着这里的风光
不再踏出半步

只有雷山的蚂蚁
敢在岩石上列队
像动车组快速抵达自己
想要的生活

到牧云涧去
应提前看好天气预报
待云雾起时
小雨来时
面对人间
一句话，也不想说时